

雪,春天的信使

(外一首)

——岳秀红

这些美丽的信使
在冬天准时到来
给大山捎信
给河流捎信
给树木捎信
给花草捎信
给禾苗捎信
给冬眠的动物捎信
给窝居的老人捎信
给留守的儿童捎信
“冬天来了
新年即将到来
春天即将到来
温暖即将到来”

雪花飘落

雪花落在花草树木上
给花草树木穿上
暖和的雪花袄

雪花落在房屋上
给房屋覆上
暖和的雪花被

雪花落在禾苗上
给禾苗盖上
暖和的雪花毯

雪花落在我身上
给我披上
暖和的雪花服

这块小石

——毛万安

相邀拣石头的人
八九个都走过去了
这卵石大河坝
我不该手拿玻璃茶杯
生怕摔倒
走一步摇三摇
脚下一滑
手一按下去
茶杯内层果然碎了
我发现碰碎茶杯的这块小石头
青白黄中一抹黑
乍一看像我肩上贴的膏药
我蹲下去拾起来
请朋友帮我洗净了
这一片黑里有些闪亮
朋友说像火焰

大家越看越像
整块石头青白黄
晶莹剔透闪亮闪亮
就是这堆大火塘
照射着大地天空
分明就是远古
人类的祖先
绝不让这火塘熄灭
于是乎
东方燧人氏
西方普罗米修斯
这块石头在我手上
立即就有了重量

这块小石头
晚上请尹大爷看
大家先不说像啥
尹老师掂量着说
先不说像什么
单凭这温润无比的手感
跟婴儿的肌肤一样
就是一块好石头
这天然修成的图案
可以想象的空间太大了
可以是海底
可以是天上
可以是人间
还可以是未知

旷野之上



我总是爱这旷野的。每当在城里一筹莫展时,就带琪妹去寻一些幽静。花儿啊、草儿啊、庄稼啦……只要踏上那些土地,心里就安静得让自己也羡慕。

我们沿着那条从未去过的路行驶,车里放着上世纪80年代的歌曲。有阳光,在一些薄云后写意地溜出来。

驾校的车慢悠悠地往前,一车的学员,正襟危坐,憧憬即将丰收的秋天(当然,冬天也有可能)。

琪妹跟着歌声低吟,一首流行歌曲几乎可以唱完整了。我问她,同爸爸出来的感受。比如带她来这陌生的旷野。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总是带她在市区转悠,摸摸服装店的衣服,在超市的玩具区仰望。城市的街头固然喧嚣热闹,但时间久了,所有的事物都失去了各自的特点,连不同的声响,都变成同样的调子。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远离城市,去旷野了。

我尽量多转几个弯,避开路边停着的车。这像作一幅简单的画,尽量剔除多余的部分。琪妹有句名言,“给世界的留白”,现在我这样做,是在给父女俩难得的时光留白吧。

驾校的车子在公路尽头调转,等到他们静悄悄驶过,我们也停了下来。这不是一处绝美的地方,抬眼看,到处是建筑残渣。在铁质的围栏里,不得名的建筑正慢慢崛起。可就是那些残渣上,繁盛地开放着无数的巴茅。

我去查巴茅的学名,心想这样可以给它更优雅的名字,但好像网络并非万能,最终没找到权威的名字。

我想起童年,漫山遍野的巴茅在秋风里摇晃,灰白色的花展示着这季节的清雅。

现在,这些巴茅,像经年未见的老朋友,突然就在最宁静处,站在我面前。所以,我是为这些老朋友停下来的。

我们脱掉厚重的外套,越过公路,走到高高的巴茅面前。女儿说这是芦苇,我倒说不清。但凭感觉,认为芦苇是天生纤细的,像极了柔弱的女子。而且她们总在水边,成片成片的花,在水声风声里摇摆,那景象,也是美的,但相比之下,巴茅就像顽强的孩子,随便给一处山岗上的地儿,就能开到这样的气候。过路的农人对我们说,这东西最是好养,到处都是。女儿睁着好奇的眼睛看他对巴茅发出赞美。

那农人先前在公路边打电话,“我想起,我现在只是55岁”,他的这句话被秋风泄露,毫不费力地进了我的耳朵。那时我正走到巴茅深处,要去折几根出来。我转头,看见他蹲在那行李箱旁,一边讲电话,一边看着我们。

“那位伯伯,大概是在物色新的工作。”我对琪妹说。

“大概是的。”
我们看着他慢慢向城市的方向走去,留下一串行李箱滑行的声音。
“我可以做手枪。”我向琪妹炫耀。
“那好呀,给我做几把。”她很期待我的表演。
我们一起褪去巴茅青色的壳,然后就呆住了。
“我像忘记了。”
“真可惜。”她很失望地看我。
“不过,有法子。”

我打开手机,看编手枪的视频。搜遍全网,只有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在山岗上勉强回忆,说几十年前的事了。看他艰难的样子,我只好看掉手机,尽量追索童年的时光。

我们首先将巴茅对等剖成两半,临近开花的地方戛然停住,然后试着来回翻折。

“你看,记忆是神奇的东西,当我小的时候,能做手枪、手榴弹、机关枪,现在又想起来了。”

当我在风和阳光里对她讲这些时,语音是从未有过的柔软。这一刻让我想起在为她辅导学习时的嘶吼,这让我觉得亏欠她太多。但她却从未记恨我,反而给我崇拜的眼神。

“真是那么厉害呀,好哟,可以做手枪了。”
几分钟后,一把蹩脚的手枪在她面前出现,她拿着,对着天空、路人、车子发出“砰砰砰”的声音。那样子,比考试得了一百分还满足。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分析、总结、再尝试。什么事,都不一定一次做好,但一定会慢慢变好。”龙应台有本书《孩子你慢慢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就再做几把,我也要来。”她更期待了,跳跃着,用热烈的眼神捧着我。

我们又开始选更长的巴茅,重复先前的步骤。我慢慢示范,她弯腰跟着重复,虔诚无比。两个小时过去后,五把手枪就放在了黑色的柏油马路上了。我们把路面当作武器墙,排列好,拍照,高调地发到朋友圈。

当我们离开时,她仍嚷着要再做一把凑成六把手枪,理由是,“那样我就是六枪神童了!”

我们开着车又去陌生的地方,在另一处幽静的尽头停下来,那儿仍有无尽的巴茅,于是第六把枪也渐渐做好。我递给她时,她很骄傲地左右持枪,站在那儿,做各种动作。“六枪神童!”她一直那么欢呼。

后来我们又从堤岸上下到农人的土地边,看他们种菜,挑红薯。我让她过来,指给她看竹制的挑子,锄头的构成,怎样去挖那些肥沃的土。种菜的大妈说,这片地已经赔付,要赶在开工前,再种一季菜。她站起来,指给我们看那排红色的房子,说是补偿的房子。也不知怎的,我心里酸酸的。

我总是爱这旷野的。每当在城里一筹莫展时,就带琪妹去寻一些幽静。花儿啊、草儿啊、庄稼啦……只要踏上那些土地,心里就安静得让自己也羡慕。琪妹也爱这安静,觉得那样的时刻,好过在电视机前和商场流连。

只可惜,我们的寻觅,总是一一次次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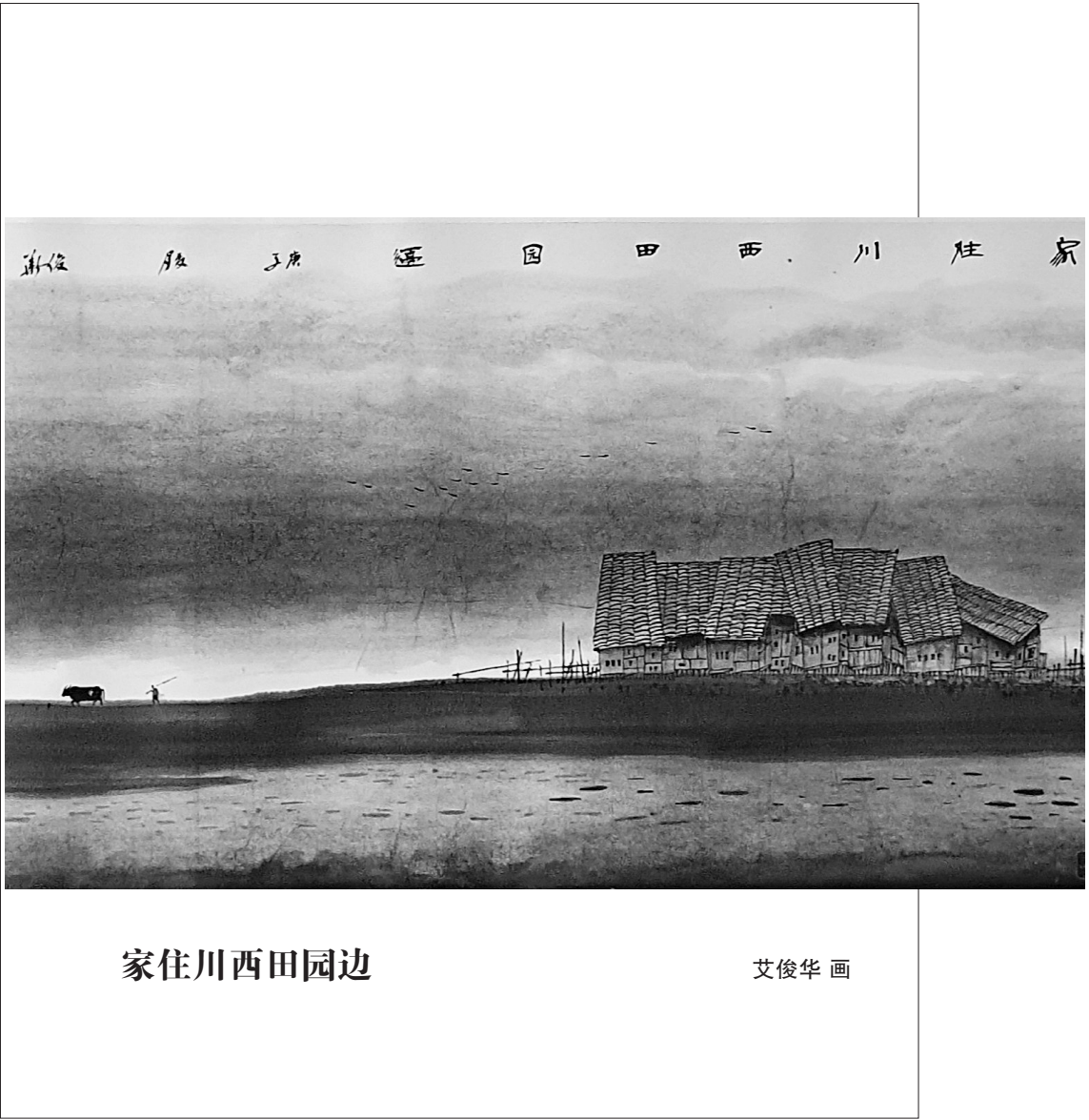
我们要回家了,大妈指着地里的东西——甘蔗、萝卜,硬要我们带回去。不好推辞,我跳进那甘蔗地,挑了一根弯曲的,折断带走。琪妹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当我们要坐进车里,她还在喊,谢谢阿姨。

“那应该是婆婆。”我纠正她。

“那谢谢婆婆!”她又喊。

大妈从地里站起来,看着我们。我们隔得远了,看不见她的面容。

回家许久,我仍旧想着那位声称自己只有55岁的男人,那位在地里看着我们长大的大妈。他们站在这秋天的旷野,那样柔软,又挺直。



家住川西田园边

艾俊华 画

银杏之美

当春雷乍起,落叶化泥,银杏又被滋养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可人生呢,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短几十个春秋,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倘若虚度,碌碌无为,就将两手空空,老大徒伤悲。

初冬的大地,万木萧索,一片寂寥。山野沟壑间,梧桐、核桃的叶子早已凋零,杨树、柳树、槐树、枫树也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冷风中战栗。

此时,只有银杏还身披金灿灿的叶儿,黄得扎眼,耀得炫目。微风中,簌簌作响的黄叶仿佛一只只金色蝴蝶在天空中漫舞。有的叶子无声落下,有的在空中打着旋儿飞舞。树下,一片金黄。那一层层的黄叶宛如一袭金毯,让人爱怜得不忍去触碰、去踩踏。在空旷的初冬大地,银杏,是上天留给人们的一道视觉盛宴。

银杏为落叶乔木,生长极为缓慢,自然条件下,从栽种到结果要二十余年,因此又叫作“公孙树”,有“公种而孙得食”的含义。作为树木中的长寿星,银杏除了观赏,还有经济和药用价值。银杏木又叫白香木,是制造高级乐器和家具的优质

材料。银杏果俗称白果,营养丰富、养生延年,银杏果在宋代就已被列为皇家贡品。

银杏雄伟壮丽,婀娜多姿,叶形秀美,夏天一片葱绿,秋天金黄可掬,给人以俊俏雄奇、华贵典雅之感,深得人们喜爱。

我对银杏树的热爱,源于父亲。记得父亲活着的时候,最喜爱银杏树,也最喜欢吃银杏果。时常给我们兄妹说,银杏树浑身是个宝,枝叶木材果实都有用。嘱咐我们兄妹,一定要好好爱护它,长大以后,要像银杏一样做一个有用之才。那时,父亲每年深秋时节都要背上背篋,拿一根长竹竿,去山坳中的银杏林下采打银杏果。回到家里,父亲让母亲把银杏果炒熟放到簸箕里凉凉,然后,像小孩一样装在衣兜里随走随吃。这几年,家乡的银杏树一年比一年长得欢实,果子一年比一

年结得多。然而物是人非,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现在,每当银杏果成熟的时候,再也见不到父亲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他老人家唤我们兄妹的声音。从此之后,家里再无人采打银杏果了。

古柏高枝银杏实,几千年物到而今。想起去世的父亲和身边早逝的亲人,我不禁悲从中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生苦短,不过百年,而银杏的生命却长达千年。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周而复始。当春雷乍起,落叶化泥,银杏又被滋养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可人生呢,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短几十个春秋,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倘若虚度,碌碌无为,就将两手空空,老大徒伤悲。

人物皆一理,把握当下,热爱大自然,看云卷云舒,看花开花落。珍爱生命,不负韶华,让每一天都活出精彩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诠释。

年结得多。然而物是人非,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现在,每当银杏果成熟的时候,再也见不到父亲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他老人家唤我们兄妹的声音。从此之后,家里再无人采打银杏果了。

古柏高枝银杏实,几千年物到而今。想起去世的父亲和身边早逝的亲人,我不禁悲从中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生苦短,不过百年,而银杏的生命却长达千年。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周而复始。当春雷乍起,落叶化泥,银杏又被滋养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可人生呢,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短几十个春秋,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倘若虚度,碌碌无为,就将两手空空,老大徒伤悲。

人物皆一理,把握当下,热爱大自然,看云卷云舒,看花开花落。珍爱生命,不负韶华,让每一天都活出精彩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诠释。

新居梦。父亲说,现在生活这么好,老年人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还有什么不满足呢?言下之意,母亲盼着的那三个字,说不定都一个样。

母亲却心有不甘。前一阵她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父亲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天天陪伴。其间母亲病情时有反复,情绪也有些低落。父亲看在眼里,突然如梦初醒,旋即去花店买了一束鲜花,状如一翩翩少年来到母亲病床前,求婚一般递到母亲手边。有气无力的母亲问什么意思,父亲就说那三个字不是一直没好意思说吗,现在这束鲜花就代表了“我爱你”!母亲既笑又哭,喜极而泣,精神却明显好转,嘴里不忘嗔怪父亲,一句话等了几十年,再不说,恐怕没机会听了。

母亲身体恢复如初。之后她要求父亲时常把“我爱你”说给她听,母亲说这是人世间最美的三个字,即便青春不再,但每次听到,就犹如恋爱时的呢喃细语,它会唤起一个耄耋老人的少女梦,让她对爱情,对人生,对美好的未来,仍充满向往和憧憬。

母亲有颗少女心

母亲说这是人世间最美的三个字,即便青春不再,但每次听到,就犹如恋爱时的呢喃细语,它会唤起一个耄耋老人的少女梦。

母亲耄耋之年,一辈子没和父亲闹过别扭,唯独有一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父亲从没对她说过那三个字:我爱你!

年轻时,母亲不好意思在孩子们面前提这事,人过半百后,因为少了顾虑,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母亲就会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逼”父亲,把那三个字说一遍,说了也不枉一起生活了一辈子。

每当这时,不苟言笑的父亲就抿紧嘴唇装懵,类似被“逼”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父亲每次听了都当耳边风。身为儿女的我们在一旁不便插嘴,心头暗付父亲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向那三个字低头。

前年母亲八十大寿,父亲举杯祝贺,母亲嘤起嘴说,虚情假意就免了,不如那三个字货真价实。儿女们也跟着起哄,纷纷要求父亲吐露心声。父亲却拉长着脸,极不情愿地反问,怎么叫虚情假意,几十年了,承诺过的事情哪一件没有兑现?

父亲说的,是他和母亲之间的故事。年轻时,父母在地方上修铁路,看着铁轨在他们脚下不断向远方延伸,母亲是一脸羡慕。父亲看

■杨力

■薛雨青

■张满昌